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上)

方孝孺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集 齋 志 遜

(上)

撰 孺 孝 方



行發館書印務商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顥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實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賦其性術。大抵疆執陷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敘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吳郡范

遜志齋集

惟一撰。

敘刻遜志齋集

君子修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敍。所橫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毅。故膚鬯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槩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頽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焉用復贅其詞。第爲寶斯文者。付囑之曰。請志之。須與宵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敘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裏。操履經略。實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漸盡。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實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敘之。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遠。扶輿清淑之氣。已萃於臥龍諸山。而桐柏蓋蒼。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時。卽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絕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敘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嘉靖

辛酉夏五月至日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

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 years 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稿之首。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正學先生水像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東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澨。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欲然。銘盤書紳。雜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重刻遜志齋集凡例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黃巖黃文毅公。編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集中諸論。舊多遺闕。近時丘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梓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玉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璉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惟云未考。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蔣伯孚字說。蔣氏異瓜辨。贈雷峯樵叟。送平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關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關王廟碑。又載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送李參政王文燭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神道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四川志。皆補入。

一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巾山晨望。及閒居詩。舊傳民間。併見吳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慥慥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黃文獻公集內。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乃先生友人鄭柏門人王稔也。決知非先生筆。故去之。與木綿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礪谷作。而郡本去之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刪去。又如覈答閔知靜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俟知者。

一附錄原止錄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今以傳狀祠記及弔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也。若愚菴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焉。

遜志齋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雜誠三十八章

四憂箴

克畏箴

毀譽箴

家人箴十五首

九箴

宗儀九首

卷之二 雜著

釋統三首

深慮論十首

卷之三 雜著

君學二首

目錄

雜銘

學箴九首

箴四首

勵志箴

擇交箴

四箴

慎齋箴

後正統論跋附

君量

君職

官政

成化

正俗

正服

卷之四 雜著

周官二首

西伯伐崇

畢命

讀三墳

讀汲冢周書

讀三略

讀曾子

讀孫子

讀慎子

讀尹文子

治要

民政

明教

重爵祿

周禮辨疑四首

武王誅紂

檀弓

讀夏小正

讀司馬法

讀子華子

讀荀子

讀吳子

讀公孫龍子

讀鄧析子

讀尉繚子

讀呂氏春秋

讀風俗通義

讀荀悅申監

讀博物志

讀朱子感興詩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卷之五 雜著

夷齊

鬻拳

豫讓

曹參

條侯傳

丙吉

東漢

嚴光

目錄

讀戰國策

讀法言

讀鹽鐵論

讀崔豹古今注

讀聶隅子

有子

鄭靈公二首

樂毅

婁敬

霍光

黃霸

漢章帝

竇武